

挑选一所好中学

一九九七年夏天,张良从曼思桥小学毕业,结束了他在英国的初等教育,毕业时与全班同学和哈利博先生照了一张非常珍贵的毕业照。毕业时哈利博先生对张良的评语是:“张良是一个模范学生,他有礼貌,待人友善,帮助同学,努力学习。他喜欢挑战,在所有的学科方面能力都很强。同学和老师都喜欢他,尊重他。他生就有创造性,他在计算机方面前程远大。将来,他对任何一个学校都是一笔财富,希望他一切成功。”

这是张良第一次毕业。我参观剑桥大学时的感受仍在,希望张良进剑桥大学的愿望依然萦绕。虽然曼思桥小学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小学,但张良在过去三年中的进步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相信,只要他身体好,基础打得牢,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什么事情都可能办到。

在曼思桥小学的经历告诉我们,同一个学校有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老师,教学的效果大不相同。显然学校不同,这种差别会更大。更重要的是,中学阶段是学生理解能力和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教育质量的好坏,对张良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要争取为张良选一所好的中学。

我们家住在南安普顿市,是英国最南边靠海的一个城市,紧邻罕布什尔郡。南安普顿市曾经属于罕布什尔郡,不久前才成为直辖市,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在南安普顿市和罕布什尔郡给张良选中学。

英国的中学规模较大,但数量要比小学少得多。南安普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顿市有二十多所公立中学,罕布什尔郡有一百多所公立中学。因为有钱的人更愿意住在郊外,所以罕布什尔郡的学校的成绩普遍比南安普顿市的学校好。这两个地区过去五年的考试中成绩最好的是罕布什尔郡宋顿中学。

虽然宋顿中学离我们不算远,但是我们家不在它的招生区域内。因为公立中学是分片招生,所以张良不能上宋顿中学。为了能给张良在宋顿中学报名,我们必

须在那个区域买房子。

从一九九七年年年初,我们就开始在这个学校周围选房子。我们开始选房子时已临近宋顿中学报名的截止日期,所以我们选房子的时间非常有限。好在我们买房子并不挑剔,目标也很明确,就是要在宋顿中学的招生区域内买房子,所以买房子进行得很顺利。

为了不错过报名时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买好了房子。我们买了一幢三卧室的半连体房子,前后都有花园,居住条件还算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买的房子到宋顿中学的交通很方便。由于英国的中学规模较大,而居民住得又分散,所以孩子上中学的交通是一个大问题。很多家长用车接送小孩,有的学生骑自行车,有的乘公共汽车,有的走路。所以上学在路上花半个到一个小时是正常的。我们买的房子离宋顿中学只有两英里左右,离公共汽车站也很近,有直达的公共汽车到学校门口,所以上中学的交通不会是个问题。

办好了购房手续后,不等搬家,我们就用新家的地址给张良报名。没有想到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宋顿中学给我们的回信时指出,我们的地址刚好是在宋顿中学招生区域的边界,而且在边界外。幸运的是,学校告诉我们,招生名额还没有满,因为我们是招生区域外最早报名的,如果招完招生区域内的学生后仍有名额的话,张良仍有希望入学。一九九六年宋顿中学招收了二百三十三个新生,由于学校正在扩建,一九九七年宋顿中学将招收二百五十二个新生。大概是这十九个扩招名额的缘故,宋顿中学最后招收了张良。

黄维

黄维在功德林的胡同里的斗争是从谩骂功德林管理开始的。在一个时期内,为了维护国民党战犯的生命,避免发生令人遗憾的事情,管理处规定,晚间房间不关电灯,以便于看守人员工作。这本是常识范围内可以理解的事情,其他战犯也已经理解了,唯有黄维对此提出“抗议”。他颤抖着胡须,把手指对准管理员的鼻子,破口大骂:“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管理员是不能与战犯斗嘴的,这同样是管理处的规定。孤掌难鸣。最终,黄维的笔记本成了他发牢骚的唯一的地方。

现在,黄维天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增添了新的诗行。第二页写的是——“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朝于谦《石灰吟》诗)。黄维在诗的右下角画了一根短线,短线后面写的是“这是于谦骂狱吏的诗。”

发牢骚并不是黄维唯一的斗争方式,他与其他战犯的矛盾,更多的是企图通过说理来解决的。

黄维的妻子给他寄了一点钱来,他买了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可能是管理员开的书目当中,这个书名最能投合他的性格和愿望,所以他迫不及待地翻开了扉页。他是否读完了,还是读完了又有些大失所望,不得而知。只知道他适逢痔疮发作,流血较多,草纸不够用,他又不说,于是悄悄地将这本书作了手纸。此事被同组组员们发现了,小组决定对他展开一次批判。批判的措辞是有点辣味的——“解放军把这本书作为经典著作,你却……”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你这是在侮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黄维倒心平气和地开始说理——“不过他的发言有点酸味——”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也就是说,它的第一次使用价值已经完成。我现在发挥它的第二次使用价值,这又有何不可?”众人竟一时无话可说,不过很快,黄维就置身在弹如雨下的攻击之中。

他企图通过说理斗争来获得胜利的意愿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而管理员的裁判使他

打成了平局,这使他获得了化险为夷的快乐。管理员是受小组组长的邀请来解决矛盾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管理员的讲话可以作为小组会上的发言——“黄维犯痔疮,应该要求多发草纸,他没有提出来,是他的不对;但是我没有发现,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黄维自己看完还可以借给别人看。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

黄维由此发现,他的道理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可靠,而共产党的一个小小的管理员的道理,却具有震慑三军的威力。由于这位公允的裁判员,正是黄维先骂过的那位管理员,所以黄维暗自觉得自己出口是否稍稍早了一点。其实,黄维不知道,共产党对语言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的。共产党永远让事实说话。就在黄维在功德林的胡同里,横着走完这一步之后,这年春天,他患了急性腹膜结核。这是他全身五种结核之中,最迟发现的病患,也是最令他生存丧失信心的病患。其症状是吓人的:腹水充塞在他的腹部,肚子高高地凸起,两腿长得透明透亮,完全失去知觉,一旦皮裂水出,黄维便命归西天。

从现在开始,黄维不能在胡同里走路了。他被小车从复兴医院接回功德林后,便躺在床上不动未动。他躺下不躺紧,一躺就躺了将近四年。在这四年当中,黄维在床上心算了一道算术题:共产党每天给他一斤牛奶,四年合计多少?每天给他两个鸡蛋,四年合计多少?每天给他三两猪肉,四年合计多少?

黄维算出来了没有?眼下尚不知晓。

手脚

忽听赵奎问:“小许,你最近在干什么?有什么好思路?”

许半夏随即展开笑脸,道:“还是老样子,拿废钢串材。不过我最近想着从俄罗斯进废钢,各方面都联络妥了,目前报给我的价格也可以,我算了一下,不比我们收来废钢拿去串材的成本高,关键是省心,操作起来可以大批量做。如果拿回自己的堆场,做些手脚再送到钢厂的话,赚得还更多一点。”

赵奎听了,脸上泛起笑意,“我听说在废钢过磅的时候可以做的手脚很多,究竟有些什么?”

许半夏笑道:“哪里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钢厂那些人也不是吃干饭的,早精透了。现在最常做的也就是里外勾结,拉废钢的车里加几吨水,地磅房验货的人当没看见,过磅后找个僻静地方放掉水,赚的就是那些水的分量。”其实花招还要多,不过这是吃饭的本钱,许半夏岂会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加水这一小动作几乎是废品行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说了也无妨,估计赵奎应该没听说过。

果然赵奎听了骇笑:“还有这种事?是不是车厢就得特制?”

许半夏还是笑容可掬地道:“还好,特制是特制,但没什么特殊的技术要求,只要焊结实了就行,不是压力容器。”

赵奎看着许半夏笑了会儿,想了想,这才道:“那为什么还不动手做?抓住时机啊。”

许半夏心里咯噔一下,从赵奎的话里听出一二暗示。“不是不想做,主要是这种国际运输,又是散货,人家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起运的吨位很高,像赵总你们公司常在做的材料要三千吨起运吧?我了解了一下,废钢得五千吨起运。我不是拿不出这笔钱,关键是我现在还没法从银行贷款,要是家当全扔进银行做了开信用证的保证金,进口废钢的周期那么长,我那一段时间别的生计就得丢了,总不能像黑熊掰玉米一样,掰一个扔一个吧?再说我算了一下,废钢运到后,还得到钢厂串材,等材料出来,也是一个不短的周期,我不可能把全部家当

押进去做这个。还有,即使现在开始做,等全部材料出来,时间已经是年底或明年年初,去年这个时候是销量与价格的双低谷,我怀疑今年也不会高到哪儿去,所以我犹豫得很。”许半夏这一下都没有隐瞒了,无论从语气还是内容,都透着诚恳。

赵奎只是简短地说了句:“不错,这是个问题,两个都是问题。”

许半夏静静地等赵奎接着说,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回音,很是失望。就只好没话找话道:“我跟郭总说了,他说他周末要是出来一天还可以,两天是怎么也出不来的,公司的事情离不开他。”

赵奎等了一会儿好像才回过神来一样地道:“我跟阿郭也说了,他的管理方式与我不一样,他喜欢事无巨细都抓。”

许半夏心想,他当然事无巨细地抓,因为他需要从那些事中淘金。不过赵奎是郭启东的朋友,这事自然不能乱提。“怪不得郭总这么瘦。”

不想赵奎却沉吟了一下,道:“一个职业经理人想保住位置,只有好好做到几点:一个是永远上基建,看似干劲十足为老板考虑,其实是想使流动资金永远紧张,老板不敢解雇他,怕换一个生手接手了导致资金链断裂;一个是赢利但不死不活,就不会有人觊觎这个位置,不会在老板面前进谗言,只要老板不想费事,就太平。”

许半夏听了吃惊,赵奎与她说这些干什么?他既然这么说,说明他是很清楚他是坐在火山口的,那么坐在火山口的人是什么心态呢?几乎都不用问,只有一种:找后路。赵奎既然与她许半夏说,说明他有意和她合作。

重症监护病房

老宋站在樊松子身后,弯下腰来,用手轻轻地拍抚她的肩。四周很快围满了人。突然地,樊松子站起身来,三步两步拨开人群走出了包围圈。老宋迟疑一下,也赶紧挤了出来。

樊松子去看了赵局长。她,不甘心。

成成,好端端的一个小伙子,转眼成了躺在冷棺里的塑料人儿,再也站不起来,再也不会笑着叫妈。三天后,连这塑料人儿也不会有了,成成将变成轻飘飘的一捧灰。

她的记忆呢,那些与成成相关的记忆,从他离开她的身体被她捧在手里的时刻,到她临出差前给她打的电话,一点一滴,都是那么地清晰。清晰得可恨。她无法入睡,脑海里灌满了重重叠叠记忆的碎片。她想问问赵局长,她该拿这些记忆怎么办?是像成成一样用火烧成粉末,还是用车来回地碾成粉碎。要怎样做,她才能摆脱这些可恨的记忆?

樊松子没想到赵局长成了那副模样。

印象中,挺拔干练、风度翩翩的他,变成了一个横陈在床上的白壳子。只有绷带包围着的那张脸,还显出些活气。上面的一双眼睛原本紧闭着,仿佛感应到了樊松子的出现,缓缓睁开来,看向了樊松子站的角度。

樊松子走进病房后,一直没有开口。这是间重症监护病房,除赵局长外,还有两个病人。每张床前都有家属守着。樊松子挨个床看过去,辨认了半天,才确定最里面床上的那个白壳子就是赵局长。

床边坐着个女人,想必就是赵局长的爱人。看起来,

黑色的蚯蚓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失去儿子之后,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她比自己年轻,眉眼十分秀丽。他们的孩子多大了?樊松子想。

门口病床边坐着的一位老人,抬起浑浊的眼睛问樊松子:“你找哪床?”樊松子没有做声。最里面坐着的女人闹声抬起头来,望向樊松子。樊松子戴了副墨镜。这女人的眼睛确实又红又肿,她的也是。

白壳子里的赵局长就在这个时候抬起了眼皮。脸不能转动,他便将眼睛看向了樊松子。

樊松子和赵局长见过三

次面。一次是成成转业到单位,她陪他去报到。一次是成成的工作落实了,她请局领导一起吃饭。记得赵局长的歌唱得很好,她当时想,这位领导长得可真是体面。后来,成成跟了赵局长,专门为他开车。樊松子心里别提有多欢喜。那年春节,她特地做了翻饺、麻花,让成成给赵局长送去。成成不肯,说现在谁还吃这些东西,是她陪着他去的。远远地站在街角,她看见赵局长走出来,接了成成手里的东西,满脸都是笑。然后是这一次,第四次。这一次,再没有成成站在他们中间了。

白壳子突然发出了“呜呜”的声音。樊松子看见赵局长的嘴嚅向她这边,表情显得很激动。女人赶紧站起身来,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你要什么?别急别急……”赵局长还在不停地“呜呜……”。床颤动起来,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樊松子转身出了门。

她去了江边。

盛夏的江面,显得很开阔。江水打着漩,向东而去。太阳辣辣地熏眼,而江面吹来的风又透着丝凉意。樊松子仰起脸来,很快便被熏出了眼泪,脸也涩涩地疼。江风却像温柔的手指抚摸着她的脸,抹干了泪痕。樊松子在长江边生活了四十多年。从小,遇到什么事,她就会到江边来坐坐。望望江,看看太阳,吹吹江风,然后什么都可以挺过去了。

望着江水,樊松子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成成的骨灰洒进长江,让他和这条生生不息的古老江水,一起在天地间轮回。或许,在从天而降的雨、雪中,她能一再地感受到成成的气息。